

【读心】

夏日长

□高绪丽

那天，车子正好送去维修了。毛病是常年累积的磕碰，不影响行驶，但暑日里心浮气躁的我实在不想再看它一身旧疾，就把它送去了大修厂。本来想着第二天骑电动车上班，反正也不远，可是，到了上班的点却发现忘记给电动车充电，于是，手足无措之余免不了一通自我埋怨。在等待出租车到来的时候，我在拥挤的早高峰时间段，忍受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拉扯。

早上8点钟，离开地平线的太阳已经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球悬挂半空。小区附近有两所学校，从这条路上经过的人流和车辆很快像洪水一样涌入我的视线，又迅速淹没在瞳孔的海里，不留踪迹。我睁大眼睛，想象自己举着个放大镜，能早一点从车流当中找到那个刚刚念了数遍的车牌号。总之，那个早晨，我在炎热、焦急、郁闷中度过……

现在，我双手撑在木廊桥的栏杆上，眼前的青翠荷叶簇拥着亭亭玉立的荷花，好像画卷里面流动的水墨，绕过不远处的高楼林立，向远处慢慢扩展铺陈开来。

烈日下，偶尔微风轻拂面颊，水波轻颤，空气里弥漫的若有若无的清香，萦绕在我的鼻端。一只水鸭子悄悄混在一大片荷叶中间，一只蜻蜓立在粉嫩花瓣的最上端……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水一般的柔情慢慢滑过我的心尖，此时，暑热也偃旗息鼓、褪去浮躁，人，很容易安静下来。

旁边年轻的妈妈正指着不远处的一朵莲，给她的小儿朗诵一串串与莲有关的诗句，小儿听得仔细。一个迈着大步的女子经过他身旁时，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步步生莲！”我和年轻妈妈、小儿一同转头望向那位女子，只见她朝我们俏皮地挥挥手，然后像风一样拐进廊桥的另一端，消失在人流里。

我跟朋友吐槽那个慌乱的早晨，朋友劝我：“是你逼着自己去找不快乐。你为何不转念想想，假若那个早晨，你好好看一看路旁开在草丛里的小花，你会发现它开得正当时，它有着玫红色的类似蝴蝶翅膀的花瓣。在你旁边有一个公交站点，那里有提着大包东西的老人正在等待通往他孩子住处的公交车，他的孩子肯定劝过他不要那么麻烦，城里什么买不到？那位老人肯定也会说所有老人都说过的一句话：放心，我有时间。你要是肯转头看看他们，你就会觉得自己经历的都不算什么了。”

此时，我与朋友也就是那位年轻妈妈还有她的小儿在荷花深处流连忘返。其实，再回想那个早晨，我现在已经接受了每一件事情的发生。没有给电动车充电，可以早起；没有早起，可以打车。不过多关注自己在心里建起来的那道墙，它会阻碍照进来的光。学会转念，允许每一件事情发生，珍惜眼下、珍惜当前才是至关重要的。

导演贾樟柯喜欢把镜头对准小人物，当摄像机开始转动的时候，混乱的街道、嘈杂的声响，以及维系不了的关系，让一个个小人物看似漫无目的地追逐起来。转念细想，他们不就粗糙而又生机勃勃地生活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？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那些人物中的一个？

这样想来，心境不自觉开阔许多。我在木廊桥的拐角处找了木椅子坐下，身旁坐着一位身穿素色碎花衬衣的阿婆，身旁立着的男士想必是她的儿子。听那位男士介绍，他很早就想带娘到这里看看荷花，虽然村里也有一条河，也有荷花，但总不及这里看上去波澜壮阔。那位阿婆看看我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在村里，是一个人看荷花，那荷花都能数过来。到了这里，不仅有人陪，荷花也一眼望不到头……”

如火一般可爱的阳光里，我坐在荷花深处，听岸边树林里传来的蝉鸣声从天边直响入云中。一朵清新脱俗的荷花，它的根却长在淤泥深处，而那些蝉鸣声，也是被炎热从大地里唤醒的高亢。

一个热情的夏天开始了！

(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)

【真情】

【浮生】

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雨

□孙晓明

住在泰山脚下，夏天消暑的好办法就是晚饭后步行向山上走，不用走很远，环山路仿佛就是凉热分界线，一步迈过，顿觉山风拂身，格外凉爽。

今年暑热来得特别早，还没入伏，夏日的暑气就把人逼得坐立不安，近日终于等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。

夏日的雨说来就来，还常是狂风暴雨，偶尔有点毛毛雨，细雨缠绵，情调便立马不一样了。过去我曾喜欢7月的雨，确切说是高考期间的雨。当年高考在7月，那炎炎夏日承载着我的过往。我曾经历过两次高考，由愁变喜，就像夏日的雨，一会儿暴风骤雨，一会儿雨过天晴，彩虹当空。家人也和我一般心情跌宕起伏。其实，当时父母嘴上不说，在生活中，殷殷关怀、拳拳期盼于细微处，我想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吧！

考后发榜前的时光最惬意，实乃登泰山过中天门后的“快活三里”，那是高考后人生难得的集舒缓、期盼、焦躁、喜悦于一体的交响曲。我看雨的本事也就是那时学会的。远远望去，每每看到泰山“戴帽”，灰黑色的云雾笼罩着泰山山顶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湿气，这时就有点小激动。赶紧和父亲、弟弟准备雨披，待雨点落下，爷仨儿准点出门，看雨去，游泳去。

越是下雨越出门，越是雨天越张扬。我们爷仨儿冒着大雨来到附近水库，迫不及待脱下衣服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那叫一个爽啊！雨水打在头上、脸上，下边的水撞击着身体，我们不由自主大声“啊啊”喊了起来，生出一股豪情壮志。

待游过几个来回，雨歇了，风停了，泰山的面纱揭开了，仿佛一幅泼墨山水画，水墨交融，黛色变淡，白云缠绕着层山，重峦叠嶂，近观如碧玉，远观则黛青，颜色由近及远层层递减，清新通透。游走在山脚下，这山水如同仙境，令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这时我们也有一丝丝疲倦和饿意，父亲打开母亲给我们准备的提兜，一人一个馒头，外带榨菜丝和香肠、绿豆汤，也不知啥时父亲挖来了野蒜，我和弟弟大口大口嚼起来。什么叫美食？在你很饿的时候，任何能果腹的食物都赛过珍馐。

惬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那时我们因为看雨，几乎天天徜徉在泰山的怀抱里，待临近发榜的时候，我快乐的时光仿佛一下凝固了。其实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快乐的时光还是占据了大半，人生不也是如此？起伏、欢喜、忧伤、平淡、激情伴随身边，一切就看你怎么看、怎么想。

夏雨过后放晴的时刻，总有一种释然的心情，看云卷云舒，看叶绿滴

雨，听翠鸟啾啾，这就是大自然的万千变化，人生便是如此。想起苏轼《定风波》里的几句诗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……一蓑烟雨任平生……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遇到风雨不要恐惧慌张，沐浴阳光也不必得意忘形，始终保持洒脱乐观的心态，坦然直面，超越一切不可知的沟沟坎坎，继而达到率性自然的人生境界。

多年过去，当年雨后的快乐时光不再，父亲也早已离开了我们，但时光印记依然在，言谈余音犹在。历经夏季，穿过雨季，纵然物是人非，步换景移，山的神韵仍在，夏雨沁润尚存。

如今，外边下着雨，屋里依然闷热，我靠近母亲耳邊轻声说，妈妈，你听到雨声了吗？外面下雨哩。母亲没有多大反应。搁在以前，母亲早就起身去关门关窗了。她从年轻时就这样，刮风打雷打闪下雨天，就会紧张害怕。父亲2001年离开后，母亲独自一人生活，有时遇到这种天气，我想到母亲会害怕，便会打个电话过去问一下。

进入盛夏，天气炎热，母亲住在顶楼，即便是傍晚，晒透的楼板依然散发着热量，电扇也难以驱热解热。我拿起蒲扇，给坐在沙发上的母亲扇风。我问，妈，凉快吗？母亲支吾不清地回答着，看她的表情，应该是惬意的。有时我刚用蒲扇给母亲扇风，她一激灵，然后露出笑意，这时我就扇得更起劲了。时间一长，手腕有点酸，我就用两只手一起握住扇柄使劲扇。

母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五年了，自从那年母亲从洗手间走出来时仰面跌倒后，她的腿就不能走路了，左腿也抬不起来了，平时只能坐着或躺着，言语含混不清，夏天天热也不大敢开空调。自从患病以后，母亲感知世界的触角似乎不怎么灵敏了，四周观望的角度也不全了，但是，只要一看到我和弟弟在她身边晃动，她总是眼前一亮，立马笑出声来。这不由使我想起当年，我正在备战高考，夏天天热，我躺在床上睡午觉，有时一阵阵凉风过来，我立马就醒了，睁眼一看，是母亲坐在床边摇着蒲扇给我扇风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场景历历在目。

今夏这场大雨来临时，我们夫妻俩正陪着儿子去济南，到省中医做最后一次复查，儿子前段时间做了个小手术，一切都还算顺利。这场酣畅淋漓的雨，伴着康复后的儿子的笑脸，以及我们全家在雨中穿梭的身影。

年年夏日的风和雨，没有多少区别，只是人的心境不一样、感受不一样。大自然如此体贴人心，但愿人们特别是考试后放假的孩子们把心放平，静静地感受夏日雨水的滋润及雨后的凉爽。

(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员、泰安市作协会员)

榴莲与馅饼

□肖雨晴

5月份的时候，两个胳膊及左侧膝盖意外受了伤，这可愁坏了我。

那几日持续高温，日头虽没7月这么毒辣，却也着实够受。下班回家后，我无法自己洗澡，只能求助母亲。母亲在厂里做了一天工，回家还要照顾自己四肢伤了三肢的女儿。娘俩挤在小小的卫生间里，她轻轻地帮我擦拭着脊背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自己小心一点，就不会出这种事了。”

本就郁闷的我在浴室蒸腾的雾气里勃然大怒，反唇相讥道：“你就是嫌我给你添麻烦了！”说完这句话，自己硬撑着摔门就走。

清晨，母亲通常会送我去车站。但第二天一早我没有等到母亲，自己起了个大早，打车去了车站。我还未消昨晚的气，觉得母亲是嫌我多事，给她增加了负担。

中午时分，看到单位楼下水果店推送的信息，图片里黄澄澄的榴莲瞧着分外新鲜，我立马想到这是母亲最爱吃的水果。母亲其实从不表露自己的喜好，尤其是这种价格比较高的水果。还记得母亲第一次吃榴莲。那是我刚发了第一次薪水，带着妹妹去购物，两人挑了一盒打折的榴莲果肉，不怎么新鲜了，但单价喜人，于是买下了。回家后喊来母亲一起品尝，她尝了一小口就把榴莲丢回盒子，说一股怪味，不愿再碰，于是我和妹妹便一人捧着一块吃得香甜。后来，我的工作和薪水都稳定了，新鲜的榴莲整个往家买，母亲这才表露出她对榴莲的喜爱……我立马去水果店取了一只榴莲，预备下班后带回家与母亲一起品尝，只是因为还在赌气，并没有告诉她。

下班回家，推开门的一瞬就闻到了芹菜猪肉馅饼的味道，这是我最爱吃的主食。我呆愣愣地把榴莲放下，坐在餐桌前，心中情绪翻涌。我买了母亲爱吃的榴莲，母亲做了我最爱吃的馅饼。都说抓住一个人的心要先抓住一个人的胃，母女俩表达歉意的方式如此殊途同归，都选择用美味的食物为糟糕的情绪买单。我连忙洗了手坐下来，和母亲一起分享热腾腾的馅饼。

我选的榴莲个头不大，开出来的几房肉倒是胖嘟嘟的。临睡前，母亲取出在冰箱冷冻了一会儿的榴莲，蹲坐在空调前，像是对待刚出壳的小鸡一般，小心翼翼地捧着果肉，轻轻地咬一小口，再咬一小口，每一口都要品尝许久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的脾气就像榴莲长满尖刺的外壳，固然可以保护自己，但也总会戳伤想靠近的人。母亲的脾气则更像温吞吞的馅饼，扯开薄薄的外皮，里面满满的，全是流油的肉馅。

就这样，我们都默契地没有提前一晚发生的事，食物成了我们彼此沟通的桥梁。

(作者为临沂市作协会员)